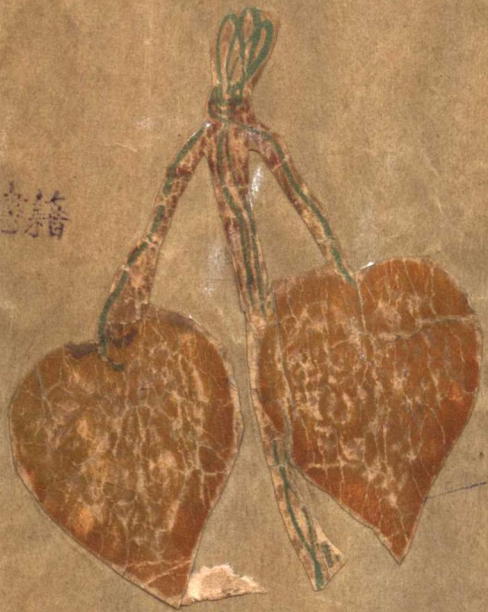


戀愛心理研究

反動書籍



反動書籍

1
1
5



戀愛心理研究

斯丹大爾原著
任白濤譯訂

中華民國十五年五月出版
中華民國十六年六月版

戀愛心理研究

定價大洋七角

有一著作權

一翻印必究

原著者

斯丹大爾

譯訂者

任白濤

發印
行刷
者號

亞東圖書館

發行所

上海五馬路
棋盤街西首

亞東圖書館

電話中央二一六二

Kwan-hwan go the ospreys,
On the islet in the river.
The modest, retiring, virtuous, young lady: —
For our prince a good mate, she.

Here long, there short, is the duckweed,
To the left, to the right, borne about by the current.
The modest, retiring, virtuous, young lady: —
Waking and sleeping, he sought her.

He sought her and found her not,
And waking and sleeping he thought about her.
Long he thought; oh! long and anxiously;
On his side, on his back, he turned, and back again.

Here long, there short, is the duckweed;
On the left, on the right, we gather it.
The modest, retiring, virtuous, young lady: —
With lutes small and large, let us give her friendly
welcome.

Here long, there short, is the duckweed;
On the left, on the right, we cook and present it.
The modest, retiring, virtuous, young lady: —
With bells and drums let us show our delight in her.

我深信三百篇的第一篇的關雎還個極優美極高尚的戀歌，是可以會過來做本書的開場白的；但是那種老調，早被一般小孩和大人亂七八糟地唱得腐爛不堪了；而且它的真意義，又早隨興而比也的冬烘先生的頭腦的硬化而硬化了：所以把曼殊大師賦的還篇英譯轉錄於此，以新讀者的耳目，並不是我有意崇拜英文而輕視這種神聖的典籍的原文的國文。

（白濤）

譯者導言

一九二二年的春天，我讀日本廣川白村的近代戀愛觀，讀真閑集第三章日本人的戀愛觀【註一】的標題下而有一段說：『近來日本對於性的關係的著述和翻譯，很是盛行，我不能說這是壞事；但我是單只憂慮普及性慾學的知識而不闡明戀愛之人格的意義，恐怕人們的傳統的偏見和迷妄，還要更其加甚哩。西洋在從前論究戀愛的心理而申述它的靈肉兩方面的種種形相的書物甚多；那個小說地，批評地揮流麗暢達之筆，驚倒一世，而使泰尼，騷拉，尼采一流的近代文豪讚嘆不知所措的前世紀的才子斯丹大爾，有戀愛論之名著……』這我算把『斯丹大爾的戀愛論』深深地裝入腦海裏頭了。翌年從東京購得斯丹大爾的戀愛論的井上勇的譯本第一卷，細讀一遍，方知廣川氏的一句簡單而有力的介紹是一點也不差的了。我本想立即譯出，但因為迫於它種工作，更兼有些畏難，——遲延又遲延，

一直到一九二四年冬天，始藉民鐸雜誌主編李石岑先生嚴厲的索稿的機會，這才鼓着勇氣，而於冰雪在地，冷風入骨，人跡少到，鬼影也無的西子湖上的一座寺院的深處的一間閑靜的屋子的寒燈之下開工了。我預期這本第一卷的翻譯工作的完成，至多不過一個月；那知這個預期，竟然等於泡影，殆至一部分殺青，急寄民鐸，而工作又爲它種工作阻礙住了。到次年的夏天，一件重要的工作，才算告終，即付諸亞東主人汪孟鄒先生了。

當譯第二卷的時候，我的住所移轉到Y地了。此地有蔥翠的林樹，有瑰奇的巖石，更有極優秀而幽邃的洞；洞中又有名貴的雕刻：就西子湖山的全部說起來，這真可稱爲一個最有藝術的價值的地方了。我其初以爲到了這種地方，精神上是可以得着極高尚極優美的食糧的，是可以做這種純藝術的翻譯工作的；却不料我所應得的精神的食糧，盡爲無數不會得着，或者沒有看見過精神的食糧的人——尤其是被慘忍已極的帝國主義者把精神的食糧完全掠奪過去的S地的人——奪去

了。幸喜這裏還有一座六角式的亭。那亭建築在山半坡的上頭，後邊背着玲瓏峭拔的巨石；前面朝着曲折蜿蜒的大江；在它的兩旁羅列着的，乃是天眞爛漫的青年期的樹木；著名的A主義者S先生的永眠處，在它的上層不幾步的路傍；我遂把工作場遷於這個地方了；賴大自然的庇護，這部書的第二卷，不久就在這裏舉呱呱之聲了。

斯丹大爾在這書的一八二三年的初版本的序文中曾說：『此書的著者，首先要求讀者的，乃是公平的判斷。』又說：『此書的著者是持的照事實的原樣不加一點虛飾，把它記述出來，而除了普遍的真理或情感以外不致何等的敬意的方針。』他又在一八二六年版的序文中說：『這書雖然說的是戀愛，但決不是小說；並且要聲明的，就是沒有像小說那樣的有趣。這書乃是名叫戀愛的單純而正確的科學的研究記錄。……我想着這個「戀愛」的名目，必定使自命爲禮義之邦的人

感覺何等的不快。但我終於不得不用這個名目；因為是以最精嚴的科學的意味用的，所以我確信是不受甚麼批難的。」又說：「當我做這篇簡直可以說是『未知之國的旅行記』的時候，嚕哩嚕囉地說了好些的話，這不過是想叫讀者把我所記述的東西明確地，繪畫地印到腦中的緣故。書中引用的一切事情，都是著者親眼看見或聽見的事情；著者是在德意志和意大利過了十有五年的人。但是有一件要請讀者注意的：著者自己是純然立於客觀的地位而不囿人甚麼值得發表的個人的私見的。世人或者反對這話：以為著者既有許多的戀之經驗，必有充足的見識和很大的自負心。著者固然具有很大的自負心；但不是像印行自己生存中的回想錄那樣地，藉印刷和種種方法分賣自己的心於公衆的。』的確這書是他多年研究的記錄；的確是對於人生種種精神現象的中心現象的『戀愛心理』的委曲的考察，細密的分析——的確是『科學的』。他那『把解剖刀，真算銳利無比；他那『腦思索力，真算奧妙絕倫了。但他却在女性的勇氣章中突然加了一段題外的話說：

「回頭再看這百頁的論文：關於占領萬人的靈魂，或者是最幸福的，或者是最絕望的，而無論何時也不會變，能使我們滿懷崇美的想像，能使我們完全忘却存在於世界的一切事物之戀愛，的真是得着貧弱的觀念了。在我的眼裏雖然看得多麼的明瞭，可是不知道怎樣把它完全表現出來的方法。我感覺自己才能的不足，是比這一刻再痛切沒有了。」【註二】——這在譯者看來，似乎也太客氣了。

著者在開卷第三章的「結晶」一語的下面，曾特加一註說：「這個論集實在是一部『觀念學之研究書』。因為是這種目的，所以書的名目雖係戀愛，而其內容並不是小說。……關於使用觀念學的名詞，我本想懇求哲學者們的允許，但我絕沒有僭奪屬於他人權限內的命題的意思的。所謂觀念學，假如是以分解觀念並且精細研究構成觀念的各部分為目的，那麼這書乃是編密詳審地研究記述構成戀之熱情之一切熱情的。……我本打算照觀念學者製作觀念的論文那樣地用希臘語敘記這種感情的論文，不幸我是不懂希臘語的。若是向我的賢明的朋友去借用

智慧，或者能夠發見一種好的文句；但我是個不聰明的人，對於在本書上採用這個含有一種新的意味的「結晶」的語句，就已經覺得有點夠用了。本書究竟有多少讀者，當然不能推定。我想着這些人們看見這個新的語句，心裏必定有些不大明白。但是我除了這個「結晶」的語句以外，是沒有別種文學才能的；我也曾努力希圖換一個更佳的語句，可是結局都歸於失敗了。我以為要說明戀愛的這種發狂似的最吃緊的現象，如果不使用這個語句，是必要費極其浮泛冗長的文字的；如此則不但讀者將要感覺難解的苦痛，就是著者之我也要發生厭煩的。」【註三】

——看他這一番話，可知「結晶」這個語句在本書中所占的地位之重要了。通常所說的男女愛的「結晶」，大概都是指的「兒子」，而斯丹大爾所說的「結晶」，則絕不是「兒子」，乃是一種無色無形而神妙莫測的戀之心理現象；乃是本書的核心。在本書開宗的幾章，既反覆申明這個叫做「結晶」的心理現象和它的原理，一直到最末一章，又把他同革拉爾夫人兩人間的關於「結晶」的極美妙而且帶有一

抒情詩的成分的哲學的對話，一些不漏地裝入他那篇鹽坑旅行記——維爾登布爾的小樹枝子——裏，論究戀愛『結晶』的心理現象，真可以說是沒有加添的餘地了；真可以說是把男女兩人的戀之永續性發揮到淋漓盡致的程度了。談戀愛之永續性的，我其先以為加本特之說『甚四』就算很精緻了；但比諸斯丹大爾的『結晶』說，便不可同日而語了。在這一點上，這部書又可以名為『戀愛結晶的研究』。

著者自己雖然說這部書是純粹客觀的實錄，其實我們在這客觀的實錄裏面處處能夠看出他的主觀的色彩；具體言之，處處能夠看出他對於戀愛，對於人生，對於婦女，對於教育，乃至對於強盜式的帝國主義者和被壓迫的弱小民族……的種種觀念來。

講起斯丹大爾的戀愛觀，概括地說，就是靈肉一致，男女同權，而其議論的焦點乃在熱情的集團——『結晶』。而這個熱情的集團，是從勞働和儉約中產生的，不是從安逸和驕奢中產生的。這種主張實大足為如今把『戀愛』看成『濫

愛』的青年男子——尤其是專務處榮專辦男性的學者尼采的女子——的良好藥石。

這書乃是在斯丹大爾的許多著作中的最注心血的著作，而且是他從二十歲到四十歲的二十年間的研究記錄，所以把他的人生觀的色彩表現的特別地強。尼采的超人哲學的本源是從斯丹大爾的身上發見的，那麼斯丹大爾的人生觀，可以『超人』兩字說完。所謂『超人』，就是一個人——無論男女——的一切行動，皆須全憑自己的意志而不應受任何外界的事物——如宗教和黨派（團體）——的拘束的意味。而專憑自己意志去行動，並非任性妄為，必須守着正義和良知的範圍。生活之目的在幸福，生活的方法在勤苦耐勞而不避艱難，不怕『危險』；而幸福的種子，就是在這個艱難危險中胚胎着的。他所以要反對宗教反對黨派之故，純是為的這些乃是個性發展的障礙，並不是反對宗教所標榜的正義和黨派所標榜的福利：這種主張都在本書的裏面明明白白地表現着。——尼采的學說，既是發源於斯氏，那做尼采的大弟子的愛倫凱的學說『查五』的總綱，當然也是在斯氏的胸中

包容着的，是無可驅逐的了。

至於斯丹大爾的婦女觀，是以他的戀愛觀的男女同權的原則爲根據，自待言是很優秀很徹底的婦女觀。他對於嘉盧榮尙諄僞的婦女說了不少的譏評，又對於累受社會不平等的壓迫的婦女以及資性優雅甘心受不平等的壓迫而不肯輕出怨言的婦女叫了許多的冤屈。前者的目的在促她們的自覺，他那篇女子教育論便可以說是指引婦女目覺的南針；後者的目的，自然是在乎要喚起社會的同情：他這種主張，在今日看起來，雖算不了甚麼稀奇，但他能在那等腐敗的社會裏，他們真不能不佩服他有先見之明。

我尤其感心的，就是斯丹大爾的教育觀：他是想在一八二二年的時代施行男女平等的教育的；想施行倫理的性教育——戀愛教育——的。其後數十年倍倍爾始闡述其說而闡發之。【註六】但一直到現代，即在歐美，注意這一個教育上的要素的教育者，恐怕也居少數之少數；不要說甘守舊套的東方了。假使斯氏的教育論，

在當時得行於世，則風氣所播，到如今必定早已遍傳全世，何致人類生靈轉靈性之泉源一天一天地枯竭，『人類不堪負荷的重担子』（見頁一二二）一天一天地加重呢？——又何致把愛爾蘭地上的血跡移到亞東大陸呢？

試翻英吉利，不羅溫薩，阿刺伯數章，看斯丹大爾對於強盜式的帝國主義者的攻擊是多麼利害，對於被壓迫的弱小而具有偉大素質的民族의 呼喊是多麼沈痛，對於自國的先人的野蠻行為的詈罵是多麼熱烈，多麼正大呵！真不出他所料！——若使他生於今日，看見他們的同胞和同色的人虐待弱小民族必使彼等國亡種滅而後已的種種述不盡的陰險狠毒的政策，我不知道他那隻鋒利難當的筆，將如何揮灑，他那個透關無比的思索，將如何發洩！

他雖然說這是一部『單純而正確的科學的研究記錄』，『沒有像小說那樣的有趣』；但決不是一部乾燥乏味的科學書。書中各章幾乎沒一章沒引用故事。這些故事的種類：有的是喜劇；有的是悲劇；有的是滑稽劇；更其可珍貴的，這些

故事，都是他『親眼看見或聽見的事情』，絕少架空的事實，——只有第一編第十二章中引了一段似乎是架空的事實；可是他就趕緊聲明這『是在乎美麗地有趣地傳述真理，並不是有意拿架空的事實裏所含蓄的思想來制伏一切的』。——這種鮮明的態度，真可以做著作家的模範。

我譯這書，還有一段奇異的記錄：在某一個夜裏萬物都是靜悄悄地只有冷風嗚嗚地叫着的時候，我譯到僻娥慘死的地方了。忽然覺得有一股陰氣從窗縫裏鑽進來，霎時就打起寒戰，心神恍惚間，好像僻娥已經來到我的屋裏，及至定省看去，屋裏仍然只我一個；這可以見得斯丹大爾描寫的技术是如之何的高了。

現在我要正告這個譯本的讀者了。

斯丹大爾這部書，是以晦澀難解著名的；但他自有其晦澀的理由。他自以為是晦澀的一小部分，我刪去了，——刪去的理由和方法，後文再講，先說他的晦

澀的理由：這他在本書的一八二六年版的序文上說的很是清楚，他說：『……看到這本筆記的某部分，遇着了晦澀的章句，——這種地方實在多，——著者相信這是我的錯處；但是著者爲尊重舊時的記錄起見，所以把連我自己也不了解的幾個地方的章句，就照不了解的原樣，擱置下去，不要管它了。』又說：『打算做明瞭整齊而極容易了解的文章，我是十分注意過了；但我到底不能生出奇蹟——是不能給聾子耳朵，給瞎子眼睛的。』又說：『著者對於科學書，並不是小說的書，是極困難的事務。以真興味繼續這個戀之感情之哲學的研究，讀者必須要有才智以外的東西——就是讀者必須有親眼見過戀愛的經驗。但所謂熱情，究竟用怎樣的方去觀察它呢？觀察熱情，是至不容易的；著者雖然使盡氣力，使盡氣力而仍不得不晦澀的一個原因，即在此處。』說到這裏，他又接續住說：『戀愛比方是空中的天河：天河是數千小星星聚集到一起而形成了輝煌的集團，而它的一個一個，多半是曖昧模糊而不可捉摸的，乃是成了集團之後，這才映寫到人們之眼